



母爱

是条长长的河

支喜梅

父母家的地下室存放着陈旧的缝纫机、泡菜坛、木质搓衣板,反反复复拽住我的眼球。这些老物件早已派不上用场,可母亲舍不得丢弃,它们与母亲披星戴月经历了养育子女的艰辛,一起走过漫漫岁月。

家的温暖只存放美好、不寄风霜,窗前缝纫机的“嗒嗒”声敲击出我童年的美好时光。那个买布料自己做衣服的年代,缝纫机一针一针织进深深母爱。每当母亲数着刚发的布票,在小本上计算着如何使用,我的心里便开始了甜甜的向往。我是家里的老大,当仁不让穿新衣服,第二年身体长高,短了的衣裤给弟弟穿。母亲心灵手巧,裁剪的衣裤、纤出的彩线花边……我神气地穿着新衣炫耀,收集艳羡的目光与赞扬兜回家来,缝纫机前母亲的身影是人间最美的风景。

女性固然是柔弱的,但母亲是坚强的。母亲大半生的精力和心血都扑在买洗烧煮的日常生活上。那些泡菜坛里母亲的味道伴随我们一程山水一路幸福。没有洗衣机的年代,春花秋月、夏蝉冬雪,母亲的青春和时光在搓衣板上一点点耗去,从青丝到暮雪。“采得百花成蜜后,为谁辛苦为谁甜?”而今,一家人平平安安、儿女善良孝顺,母亲说,这就是她的福气!

一个人只有历经养育子女的艰辛之后,才会明白自己的父母有多不容易。我的母亲与千千万万母亲一样,勤俭持家、吃苦耐劳、质朴平凡,我第一眼打量人世间时,看到的母亲是这样的形象,早习以为常、熟视无睹,甚至觉得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可铭记。当我自己做了母亲,辛苦养育孩子,才发现从母亲晨起月落的劳作熏陶中,潜移默化获得的生活技能和品格,使我能够从应对生活的繁杂。我和孩子无论上班还是上学,从未迟到过。在每天的灯火里做饭,从不在路边小摊打发早餐。这些母亲培养的习惯虽渺小卑微,其实也很了不起。我看着母亲的背影成长,一颗温润的心在风风雨雨的故事里日渐饱满和强大。

有一种陪伴,虽然不语,却让儿女心中安然。母亲从不走东串西,多少个夜晚,灯下我们围坐四方桌写作业,母亲就在一旁纳鞋底、做针线默默守护,最后一个关灯睡觉。无论在何处,儿女总走不出母亲的目光。我在远方求学,那时只能鸿雁传书与家里联系。我收到的书信都是母亲的锦字,宛如母亲的目光,跟随我翻山越岭,找到人生的归宿。曾走过的每一个昼夜、每一个春夏秋冬,日子温柔得像春天。往事无痕心有痕,我在旧时光里,再寻一场爱的温暖如初——原来,生命里那么多陪伴,都需要我们用心细致地去品味。

人类的爱都是向下的,在父母眼里,孩子就是他们整个的世界。现在我也步入了老年,在异乡工作生活,时常想起母亲也是远离家乡只身来到新疆。几十年来母亲每日上班去、回家来,操心着柴米油盐,精心照顾全家人,辛勤劳作经营普通的小家庭。我并不了解母亲的内心情感和精神需求,从未站在母亲的角度,去理解她的一生。在不善于表达情感的中国传统式家庭,情感是我们最私密的。母爱的情分太重,我们不会使用明确的语言来表达,但爱意却无处不在,往往要靠彼此的心领神会。时光深处是看不见的似水流年,层层叠叠柔软的回忆里,看不见的情愫都尽数囊括。

不管我们年龄几何,只要母亲在,家就是最温暖的港湾,就是最强有力的后盾。在遥远的故乡,八十多岁的母亲还在牵挂着儿女、疼爱着孙辈。母爱是条长长的河啊,日夜川流不息!岁月悠悠,时光香馨如故,母爱如春风拂面,醉了一世红尘烟雨。我们对母亲的感恩是永恒的,对母亲的歌颂是人类亘古不变的命题。

母亲,今晚月亮很圆,我遥望着远方的云,想你……

今天,我们有了北区、南区,公路桥梁四通八达,修条路对“基建狂魔”来说那是小菜。别说是城市,即便是农村,也早就村村通了。现在的小城,日新月异、美丽宜居。半城山水满城车,人们依然感到路不够宽,停车太难。唉!喜事也有烦恼,我们还得继续努力呦!

路在河中

庞秀卿

山城阿勒泰坐落着阿尔泰山南麓,又名“金山”。阿尔泰山脉从东、西、北三面将小城揽在怀中。城区内,东有将军山、西有骆驼峰,两山耸峙,把山城紧紧包裹起来,像两条巨龙在护佑。克兰河碧波如镜,穿城而过,留下满城歌声。山城阿勒泰其实就是克兰河峡谷,城区最宽处不超过一公里,最窄处也就一河之隔。半城山、半城水,几乎没什么平地。然而,她就是我们地区首府所在地。山城距富蕴县、青河县二三百公里,离布尔津县、哈巴河县也在百公里开外,看起来,出行很不方便!这,可不是当代的选择——早在汉唐时,阿勒泰的行政区划就已成形。作为首府,她有着得天独厚条件——冬天没有刺骨的寒风,夏季凉爽宜人,水量丰沛、山清水秀。蚊子、小咬只是象征性存在,形不成气候,是天然避暑、猫冬的好地方。至于出行,也不是大问题,古代和近代本没有什么像样的路,在游牧地区,马是绝对的交通工具。阿尔泰山高原多、陡峰少,牧道四通八达。车到山前没有路,马到山前必有路,那是实实在在。夏秋季节,水草丰茂,骑马出行很方便,而且还不需备草料;冬季出行,骑马、乘马爬犁也可以到各县,无非多费些时日。当然,那种挨冻的滋味真不好受!

早先的阿勒泰,城市中心在今天的解放北路,清朝光绪年间建有承化寺,还建有八省商业会所……以现在的眼光来看,解放北路的位置有些边缘化,不是中心,但这是无奈的选择。那时,阿勒泰一片“蛮荒”——今天的九条巷子曾是雨水和融雪冲击的深水沟,这九条沟涌出来的洪水把山城冲得七零八落。其中,四道巷的沟最深,现在被水泥板盖着的排洪渠就是明证。华丽商场所在位置以下,是大片沼泽和河滩,靠近将军山一侧的地委、行署、军分区、实验小学则是一片土坡和翻浆地。

乌拉斯沟和将军山沟是克兰河的季节性支流,除冬季之外,常年水流不断。流经乌拉斯沟的河水将拉斯特公路拦腰切断,将军山沟洪水则把今天金山广场的主路腰斩。除解放北路有完整地貌,其他地方则别无选择。

将军山沟灌木丛生,长满了今天很难见到的黄刺芽。黄刺芽是灌木,又粗又壮,足能长到三米多高,但不知学名叫什么。它喜水,往往成片生长,说明那时水源很充沛。每年春季,成群结队的黄羊浩浩荡荡从红墩方向挺进将军山沟,敢情那时人家黄羊也转场呦!可惜,那壮观的景象已经绝版。

解放后,我们开始把城中心向南转移。要转移必须先修路。先是地委、行署的机关干部和二中的教师、学生利用业余时间修路,像蚂蚁搬家一样人搬车推,后来参与者越来越多……有很多路段都是深沟,要垫四五米深的鹅卵石,垫完路还要铺上沙土。路修好了却翻浆,于是,不停地修、不停地垫,没完没了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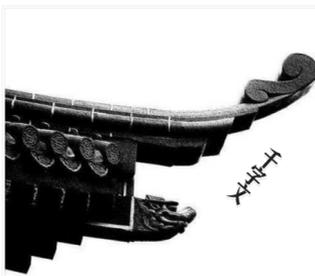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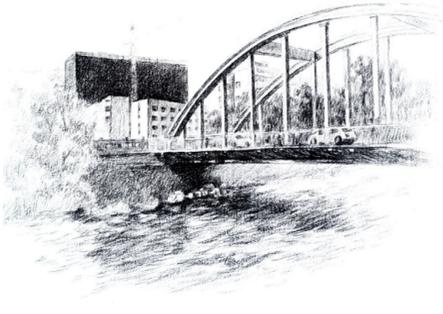
体委的运动场(现地区实验幼儿园)原是一片河滩,体委的工作人员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咬定河滩不放松,硬是拼出了运动场。

小山城的一条路,修了四十年,让我们也成了“一线”城市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修的还是土路,没有铺柏油,晴天扬尘、雨天泥泞……现在的二路是上世纪90年代才建成的,90年代机械化水平提高了,修路不再肩背人扛,有了专业的工人参与,效率大为提高。我们终于有了两条主路,路面也铺好了柏油。但那时还没有公交车,更没有出租车,只有小中巴在街上跑,俗称“招手停”——走一路就招手,走二路就伸出两根手指头。这是山城特色,好玩吧!小城阿勒泰的建设就是一部修路的历史,山城人民发扬精卫填海的精神,硬是在克兰河滩里造出了两条路,真够艰难的。

今天,我们有了北区、南区,公路桥梁四通八达,修条路对“基建狂魔”来说那是小菜。别说是城市,即便是农村,也早就村村通了。

现在的小城,日新月异、美丽宜居。半城山水满城车,人们依然感到路不够宽,停车太难。唉!喜事也有烦恼,我们还得继续努力呦!



今年的春节我是在老家农村过的。网上有段子说:“农村是富人眼里的天堂,是穷人眼里的荒凉,是诗人笔下的远方,是游子梦回的地方。”从当年背井离乡来新疆到如今,屈指算来有40个年头没在家乡过年了!当然,这期间也数度回乡探亲;但,回家过年非比寻常,所谓“有钱没钱回家过年”,作为中国人还是很看重这一点的。村庄如果是一棵树,过年的时候它最繁茂;村庄如果是一朵花,过年这几天一定是它盛开之时。这时,你几乎可以见到以往见不到的人、吃到平日少有的美食、听到最动人的祝福语……一切美好都在那几天聚集,整个儿人像是被泡在了蜜罐里,“但愿长醉不复醒”!

正如那些歌中所唱的:“过去的时光难忘怀,难忘怀……”“小时候,哭着哭着就笑了;长大后,笑着笑着就哭了……”

过去时光的年到到底是什么样呢?为啥让我如此留恋?我曾在一篇记述过年的文章中写道——

年是一种休眠动物,每年正月十五之后便沉沉睡去;历经春夏秋冬,临近第二年除夕又渐渐醒来。唤醒年的方式有很多种,是的,年是各种各样的声音唤醒的……尽管流行于京城的那首歌谣——“二十三,糖瓜粘;二十四,扫房日”等强化的是“新年倒计时”的各种行为操作。但,这童谣唤醒年的声音对新的美好期盼,恰似一段标准的年声!

是的,唤醒儿童新年意识的是鞭炮声,唤醒老人新年意识的是祝福声以及家家户户排山倒海的剁馅声,唤醒

我们终其一生寻找的快乐,早在人生之初就有了。只不过,因大意和疏忽又弄丢了!现在的人们总把幸福解读为有——有房、有车、有钱……一生都为其奋斗;而真正的幸福,却是无——无病无灾、无忧无虑。有,其实都是给别人看的;而无,却是我们最想要的!

回老家过年

杨建英

杨白旁的是穆仁志催债的敲门声,唤醒我们村的则是流动商贩的叫卖声。

你就听吧!一进腊月,来自天南海北的各类小商贩轮番登场——卖白菜、大葱、粉条、烟叶的,这些商贩格外狡黠!

卖粉条的“抽条”,自带锅灶,现抽现煮,查质验货,可买回家的往往与现场品尝的差异较大;卖烟叶的“插烟儿”,把好烟叶混到败叶之中;卖菜的“放哨子”,车未到,先派一人单车独骑,象征性带些白菜进村叫卖且要价极高,遭一通辱骂后赶往两个村子。等车到了,低于预售价格,村人顿觉捡了便宜,其实一点也不便宜!

街面上,有卖豆腐丝、炸排叉的,卖切糕换大米的,买砂锅、卖炕席、剪窗花、卖“窜天猴”(一种土鞭炮),还有卖胭脂的——极小的一个纸包,小心打开,里面一小撮儿泛着五彩光泽的细粉,油珠一般滑动,用水泄开,它会变成极浓艳的红色水。手巧的农人把已经干硬的老南瓜瓜儿切下,用粗针雕刻出“喜”字,形成一枚印章,蘸上胭脂红,戳在出锅的馒头、年糕、豆包上。于是,一只只盖满红色印章的年糕、豆包,就是一封封通往新年的“通行证”“介绍信”“合格证”!

小时候,过年多好呀!除了老家,到哪里寻找这种温馨的感觉?而如今,过去的喜人景象没有了,街上冷冷清清、商贩无影无踪,鞭炮声充耳,笑脸尴尬僵硬……过去,小孩子盼年、大人们怕年;现在,无论大人、小孩对年都很淡然!可能,物质条件的极大丰富使得每天都像过年,

过年再不稀罕了,我感到极为失落!

对此,朋友们劝我:不要过于怀旧,而要高高兴兴向前看。大家认为,怀旧是一种“奢侈病”。这倒是真的,即便是拍电影,搭建一个过去的生活场景,都不知要花费几何?

其实,怀旧不是一种“奢侈病”,而是一种心灵需求、一种情感上的安妥与释放。对于无法适应日新月异的生活场景、生活节奏、价值观念、人际关系的一代人来说,想起过去,青春时光单纯、真诚,人与人之间容易相处,当然会偏向怀旧。

怀旧也是对过去的一种感恩。在每个人的记忆里,都曾有过许多明亮的小灯笼,给过我们温暖、光明和幻想。少年的美丽乡愁,往往也会成为成年后的热情、信心和力量的源泉。所谓“最好的时光”,其实就是那种永不回返的幸福。有时候,并不是因为它有多么美好而让我们眷恋不休;而是倒过来,正因为它是永恒的失落,于是,我们只能用“怀念”来召唤它,也因此变得更好且让人难以忘怀!有怀念,才有感恩的心,才能更加热爱今天的幸福生活。

回老家过年,我本来是寻年怀旧的,却不想对生活有了新的看法。

我们终其一生寻找的快乐,早在人生之初就有了。只不过,因大意和疏忽又弄丢了!现在的人们总把幸福解读为有——有房、有车、有钱……一生都为其奋斗;而真正的幸福,却是无——无病无灾、无忧无虑。有,其实都是给别人看的;而无,却是我们最想要的!



只此童真 妙趣可陈

——评天野儿童小说集《奔跑的冬不拉》

刘金桥

日前,作家天野(本名:段蓉萍)的儿童小说集《奔跑的冬不拉》由山西出版传媒集团、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,小说以细腻的笔触、精心雕刻、巧妙的构思、绵柔的线条,在儿童文学的“百花园”绽放出瑰丽色彩。

该小说集,按作家所言是其创作的一个全新开始。通篇聚焦当下儿童的精神风貌,先锋、前卫,且充满着人文关怀与环保自觉的叙事理念。如《飞向远方》这一章,作者借叶尔勒、广明、迪娜三个伙伴去捡贝壳的对话,折射出贝壳山的前世今生与世事变迁,以及孩子们对大自然鬼斧神工之热爱与憧憬。

叶尔勒爱山如家,自始至终坚守“反正山上的东西不能拿走”的规矩。“听说,海螺里住着一个美丽的姑娘……”迪娜天真、无邪;而广明聪慧、直爽,总在讲述有趣的传说,“很早以前,克罗马农人不论男女老少都会佩戴贝壳壳的项链……”美好瞬间,简单而快乐,总在这些伙伴的言谈微笑中留下经典的标记,比如:三个小可爱分吃细节的刻画,也将甜蜜带给了远方陌生的读者。

《奔跑的冬不拉》,该小说集的篇名,也是小说中意象最为生动、隐喻最为温暖的一篇。篇中出现的“阿肯”一词,是对优秀民间歌手的一种称谓,他们不仅是即兴演唱的行吟诗人,还是弹奏高手,是草原上极受欢迎和爱戴的民间艺术家。在此,作家颇具匠心地代入“阿肯”“阿肯弹唱会”,不仅是在描写幸福、欢乐的民间盛会,也在讲述美丽乡村建设进行时,阳光、麦田……物质、生态与精神层面的双向奔赴与繁荣。我尤为着迷天野在《奔跑的冬不拉》中塑造的诸多细节,冬不拉的故事以及冬不拉与阿肯弹唱之间的牵扯与内在钩联。还有叶尔勒手中的拐杖作为贯穿小说始终的意象,在

不同语境中,以搞笑、奇特、变异的面目出现。拐杖成为叶尔勒形影不离的护身符,魔幻且神奇,也成为了叶尔勒成长的见证,同时也吸引了孩子们的阅读兴趣。小说的微妙之处似乎灵验于此,能以童真的青葱、风趣、自在和无所不能的想象化解成长中的困惑与尴尬,以寓言化的象征之物承载意象之外的题旨与含义,以幻化、羽化般的语言建构小说气氛,实乃独树一帜、技高一筹。

《礼物》一篇笼罩了祥和、欢乐的氛围,阿米娜一家三口到叶尔勒家做客,不仅尝到了肚包肉、包尔萨克等美味,还收到了伙伴为自己准备的精美礼物,“这是我从呼尔汗河拣来的,上面的图案很神奇……”一个鸡蛋大小的石头,通体青绿色,上面留有两道白色的线,好像两条奔腾的河流。阿米娜兴奋地赞不绝口:“这可是花钱都买不来的礼物!”

叶尔勒的妈妈也给阿米娜的妈妈送了蓝底印有玫瑰花的方巾,这是招待远客的特有礼节。通体青绿色的石头和蓝底印有玫瑰花的方巾,见证了血液于水的情谊。人间的美好就在这一来一往中得到升华,多民族共生共荣、和谐相处,充分反映了新疆各民族一家亲的生活美景。没有大话、没有矫柔造作、更没有标语口号,一切都是那样朴素、和谐、自然,这不就是新疆各民族向往和渴望的美好幸福生活吗?

天野的小说能在妙中营造氛围、巧施审美。文本中几乎所有的叙述都以小主人公叶尔勒的快乐成长来收展,将曲折化为神奇、将坎坷化为坦途、将逆境化为动力、将憧憬化为梦境,为儿童而歌、为儿童而写……天野的小说将意料之外的构思与萨尔曼草原、月亮湾、山楂岭、呼尔河、克澜湾、贝壳山、蝴蝶谷、珍珠溪等紧密联系,在如童话般的文学世界里信马走笔,由此,建构

出美妙的艺术境界,或许,天野是在有意构建一部走向西部美学的儿童文学精品。

《月亮潭》是文本小说《奔跑的冬不拉》的开篇点题之作,作者生动叙述了广明、叶尔勒从意外相见到相识、再到相知的感人过程。全篇构思奇巧,充分利用新疆独有的人文风貌,书写了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的异同,在对比手法下透露出时代的变迁、乡村的发展这一美丽命题。环保课题的代入更具时代气息,广明给叶尔勒讲述奥特曼六兄弟的故事和叶尔勒给广明讲述月亮潭、萨尔曼草原的景观,两相对比、两相融合,揭示了草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互通互融、美美与共,小视角大课题,小故事大道理、小细节大世界,令人掩卷沉思。

天野的儿童小说的审美情趣与建构理念都在指向同一趋势:加持童趣、童真和惊艳、鲜妍的分量,让真实灵动随情表达溢出,在平凡的心灵处萃取,充盈而唯美。2023年《文艺报》在儿童节来临之际,邀请作家、评论家代表,一起聊聊新时代儿童文学创作应该怎么写时,邱易东说:“给孩子的作品必须是自然生长的树,有童心的真,有真实的丰富,才能带给人力量。”天野显然契合邱易东对儿童文学创作的期许。天野独具匠心的运用语言,使儿童文学这门艺术获得了建构的温暖和时代的热度,于此,小说《奔跑的冬不拉》才格外显得童真浓郁、妙趣可陈。整个文本读后,恰恰也如序言中李东华所言:“那些已初步呈现汉语言之美的遣词造句,那些灵动、智慧的表达,那些对于生活细节的敏锐、精准的描摹,那些既充满孩子的敏锐、精准的描摹,那些惊人的孩子气又闪烁着思想光芒的惊人语之,都让人生发由衷的赞叹和颂美。天野都一一做到了,并且恰如其分、恰到好处。”